

新式標點

穎川秋大印

荀子集解

楊逸書齋



# 荀子集解卷五

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偉

臣王先謙集解

## 王制篇第九

請問爲政？曰：「賢能不待次而舉，

不以實之次序。若傳說鶴版築爲相也。

罷不能，不待須而

廢，

須。須臾也。○盧文弨曰。須俗本悞作頤。宋本元刻並作須。先謙案程謂不任事者。荀書多以賢罷對舉。王制篇。無國而不有賢士。無國而不有罷士。非樹輪。君子賢而能容罷。正論篇。故至賢時四海。湯武是也。

不數而殺謂之虐。咄不教而殺謂之虐。咄

元惡不待教而誅。元惡不教誅之也。

化，

中庸民易與爲善。故教則化之。不待政廢之後也。○郝懿行曰。中庸民。言中等平常之人。賈誼過秦論。刑謂材能不及中庸。義與此同。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。亦得其意。汪念慈曰。允惡中庸對文。中庸下不當廢

元惡不待教而誅，

不教而殺謂之虐。咄

中庸民，不待政而

有民字。此涉注文中庸民

而衍。韓詩外傳無民字。

分未定也，則有昭繆。

繆讀爲種。父昭子種。信爲政當分。未定之時。則爲之分別。使賢者居上。不肖居下。如昭種之分別

益。不聞其世族。○郝懿行曰。二語難曉。楊氏說亦不了。韓詩外傳四同。先謙案楊說是也。此即下文所謂以類行類。

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，

○先謙案宋台州本。句末有

也字。與下文一律

此也字似當有。

不能屬於禮義，則歸之庶人。雖庶人之子孫也，積文學正

身，行能屬於禮義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。

屬。繫也。之後反。

故姦言姦說，姦事姦

能，

○先謙案姦事姦說。荀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。言亦說也。能亦事也。

遁逃反側之民，職而教之，須而待之，

反側

安之民也。職而教之。謂使各當教其木事也。須而待之。謂須暇之而待其還喜也。

勉之以慶賞，懲之以刑罰，安職則畜，不安

職則棄，

畜。養也。棄謂投四裔之比也。

五疾上收而養之，材而事之，

五疾。瘠。癯。跛。躄。斷者。侏儒各當其材使之。以

若瘠瘠修聲。癯。職謂火之屬。

官施而衣食之，兼覆無遺，

官爲之應設所職。而與之衣食。○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。三句一律。皆上之事。即官之事也。不應此釋又

食之。猶官任用而衣食之。玉編窮云。論德使能而官施之。尤其明證。楊注悞。

才行反時者，死無赦

，夫是之謂天德，王者之政也。

天德。天覆之德。○王念孫曰。王者上當有是字。是王者之政也。乃總承上文之詞。下文是王者之人也。是王者之制也。是

王者之論也。皆與此文同一例。今本脫是字。則語意不完。韓詩外傳有是字。

聽政之大分，

○盧文弨曰。皆本不提行。今案當分段。先謙案台州本提行。

以善至者，

待之以禮；以不善至者，待之以刑；兩者分別，則賢不肖不雜，是非

不亂；賢不肖不雜，則英傑至，是非不亂，則國家治；若是名聲日聞

○王念孫曰。名聲自聞。本無聞字。日本作白。名聲白者。白。明也顯也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。致士篇曰。貴名  
白。天下顯。令行禁止。王者之事畢矣。文正與此同。貴名白。即名聲白也。樂論篇曰。名聲於是白。光輝於是  
大。樂聞篇曰。名聲不白。徒與不衆。光輝不大。皆其體也。名聲白。天下顯二句。相對爲文  
。若於上句內加一字。則句法參差矣。此因白字爲作日。後人不得其解。故於日下加聞字耳。

行禁止，王者之事畢矣。願謂人入 凡聽，論議政 威嚴猛厲，而不好假道人

，厲。剛烈也。假道。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。 則下畏恐而不親，周閉而不竭，既閉其情。不竭盡也。○恕。緩行

不肯舉發也。注 調緩亦通。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，小事殆乎遂。弛。廢也。遂。因循也。春秋傳曰。遂。繼事也。下既際情不敢論說。則大事近於

弛廢。小事近於因循。言不肯革弊也。○劉古拱曰。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。威嚴猛厲。則小事不復聞白。故曰遂。王  
念孫曰。遂讀爲墜。墜與弛義相近。下畏恐而審口。則百事墜壞。而上不得聞。故大事近乎廢弛。小事近乎失墜也。

下文曰法而不調。則法之所不至者。必廢弛而不通。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。(隊與墜同。義與此相承也。正論篇曰。國

國不安。不至於廢易遂亡。遂亦讀爲墜。史記倉公傳。陽脈下遂。徐廣曰。一作隊。正義曰。遂音直。驕反。遂隊  
並與墜同。墜之通作遂。墜墜之通作墜。儒效篇。至共頭而山墜。漢石經論語殘碑。未墜於地。漢書王莽傳。不墜如

髮。並以墜爲墜。謂不至於廢墜也。(廢易即墜。爾雅曰。弛。易也。君道篇曰。境內之事。有弛易。則遂亡亦

○俞樾曰。說文。遂。亡也。小事殆乎遂。謂近乎亡失也。正論篇。國雖不安。不至於廢易遂亡。以遂亡連文。此  
古義之幸存者。楊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。先陳案王命並引正論篇爲說。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。廢易二義。則遂亡亦

二義。不得謂遂爲亡。王讀遂爲墜。說較長。注肯字各本譌有。據宋台州本改正。 和解調通，好假道人，而無所凝止之。和解調通。謂

寬和不拒下也。凝。定也。凝止。謂定止其不可也。○謝本從虛校。作凝止也。虛文附曰。正文也字。宋本作之。鄭  
戴行曰。按此今官人中之利事者也。偃好假倚辭色。閉道通路。以誘他人。今皆歛。故下遂云。義首並至。嘗試之觀

錄起。而無所底止也。疑當作疑。止定之貌。見詩象柔傳。及儀禮士昏等注。苟者澁字。古本必皆作疑。今改作疑。經典亦多改疑。人皆知疑。不知疑矣。莊子。用志不紛。乃疑於神。今亦改疑。其首則疑魚乙切。疑。魚職切。古音必險切。說文以凝為俗冰字。唯詩禮如凝脂。正宜作凝。爾雅作冰脂可證矣。王念孫曰。宋呂錢本作凝止之。世德堂本同。作之者是也。解嚴篇云。以可以知人之性。求可以知物之理。而無所疑止之。文義正與此同。先謙案王說是。今改從宋本。

則姦言並至，嘗試之說鋒起，

嘗試之說。謂假借他事試為之也。莊子曰。嘗。試論之鋒起。謂如鋒刃湧起。言銳而難拒也。

若是

則聽大事煩，是又傷之也。

聽大。謂所聽之事多也。傷。傷政也。○先謙案詩閔宮箋。大東極東。疏。大者廣遠之言。此大字義同。

故法而不

議，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；

議。謂議論也。雖有法度。而不能辯論。則不周治。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。

職而不通，則職之

所不及者必隊；

雖舉當其職。而不能證明其類。則職所不及者必隊。隊與墜同。

故法而議，職而通，無讎謀，無

遺善，而百事無過，非君子莫能，故公平者，職之衡也，中和者，聽

之繩也。

聽。聽政也。衡所以知輕重。繩所以準曲直。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。故能百事無過。中和。謂寬猛得中也。○劉台拱曰。注先解聽。後解繩。職之衡。當作聽之衡。此添上文職字致誤。

其

有法者以法行，無法者以類舉，聽之盡也。

類。謂比類。○先謙案無法者上。羣善治要有其字。

偏黨而無

經，聽之辟也。

無經。謂無常法也。辟。讀為僻。

故有良法而亂者，有之矣。有君子而亂者

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聞也。傳曰：「治生乎君子，亂生乎小人，此之謂

也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○盧文弨曰。注兩則字宋本無。先謙案亂生上。聲書治要有而字。

分均則不偏，分均。謂貴賤敵也。分。扶開反。○王念孫曰。偏讀爲偏。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。而物不足以給之。故不獨也。下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。物不能濟。(古騰字。)正所謂不偏也。偏偏古字通。說見墨子非攻篇。

勢齊則不壟，衆齊則不使，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。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

，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。制亦謂差等也。夫兩貴之不能相事，兩賤之不能相使

，是天數也。天之數也。勢位齊而欲惡同，物不能澹則必爭，澹讀爲贍。既無等類。則皆不知紀極。故物不能足。

爭則必亂，亂則窮矣。物窮竭也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使有

貧富貴賤之等，足以相兼臨者，是養天下之本也。使物有餘而不窮竭。書曰：一維

齊非齊，一此之謂也！書呂刑。言維齊一者。乃在不齊。以諭有差等。然後可以爲治也。

馬駭輿，則君子不安輿；馬駭于車也。庶人駭政，則君子不安位；駭政。不安上之政也。馬

駭輿，則莫若靜之；庶人駭政，則莫若惠之；惠。恩惠也。○郝懿行曰。惠者順也。注訓恩惠。失之。夫馬駭而脈債。諱以

諱之。則駟矣。人駭而圖反。順以備之。自安矣。故鞭箠不加於奔驅。而騁木不絕於幾年。皆適伯玉治衛。子貢問何以治。對曰以不治治之。夫不治之治。則靜之惠之之說也。選賢良，舉篤敬

，興孝弟，收孤寡，補貧窮，如是則庶人安政矣。庶人安政，然後君子安位。傳曰：「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；水則載舟，水則覆舟，

「此之謂也。故君人者欲安，則莫若平政愛民矣，欲榮，則莫若隆禮敬士矣；欲立功名，則莫若尚賢使能矣；是君人者之大節也。三節者

當，則其餘莫不當矣，三節者不當，則其餘雖曲當，猶將無益也。

謂委曲皆當。當丁浪反。○盧文弨曰。猶。元刻作由。與猶同。先謀案軍書治要作由。

孔子曰：「大節是也，小節是也，上君也

；大節是也，小節一出焉，一入焉，中君也；謂一得一失也。○盧文弨曰。大節

非也，小節雖是也，吾無觀其餘矣。」成侯嗣公，聚斂計數之君也，

成侯嗣公。皆魯君也。史記衛聲公卒。子成侯立。成侯卒。子平侯立。平侯卒。子嗣君立。韓子曰。衛嗣公重如耳。愛狄姬。而惡其皆因其愛重以掩已也。乃貴澤疑以敵如耳。尊魏姬以耦狄姬。曰以是相參也。又使客過闕市。賂之以金。後召闕市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。汝回道之。闕市大恐。以兩公為胡齊。此皆計數之

類也。○盧文弨曰。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。魏紀作魏姬。汝回道之。作汝因道之。未及取民也，未及

其才未及也。取子產取民者也，未及為政也；禮記曰。子產猶衆人之母。能食之不能致之也。○

論語曰。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。於義甚疎。殆非也

民謂得民心。

老子曰：故取天下者無以無事。河上公注曰：取治也。此取字亦當訓治。取民言治民也。

管仲為政者也，未及脩禮也；

實未及教化也。○謝本從虞校。

為政脩禮下俱有者字。王念孫曰：元刻未及為政，未及脩禮下，皆無者字。宋刻本固是也。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。韓詩外傳纂書治要，及文選注明十一年，策秀才文注引此，皆無兩者字。上文未及取民也，亦無者字。先謙案王說最。今從元。

刻刪者字。故脩禮者王，為政者彊，取民者安，聚斂者亡。故王者富民，

霸者富士。

士。卒。伍也。

僅存之國富大夫，亡國富筐篋，實富庫，筐篋已富，

府庫已實，而百姓貧，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。

如器之上溢下漏。空虛可立而待也。○王引之曰：溢。滿也。漏之言瀝也。

入不可以守，出不可以戰，則傾覆滅亡，可立而待也。故我聚之以亡，敵得之以彊，聚斂者召寇肥敵，亡國危身之道也，故明君不蹈也。

王奪之人，霸奪之與，彊奪之地，奪之人者臣諸侯，

奪之與者友諸侯，奪之地者敵諸侯，臣諸侯者王，友諸侯者霸，敵諸

侯者王。人謂賢人，與謂與國也。疆國之術。則奪人地也。

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 七



侯者危。用彊者，人之城守，人之出戰，而我以力勝之也，

用彊力勝人。非知得道者。

○俞樾曰：出當爲士字之譌也。古書士出二字每相混。史記五帝紀。稱以出。集解引徐廣曰：出一作士。惟謂子經稱爲。其出之誠也。新序雜事篇出作士。並其體也。守必以城。戰必以士。人之城守。人之士戰。正相對成文。士論爲出。義不可通矣。

則傷人之民必甚矣。傷人之民甚，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。人之

民惡我甚，則日欲與我鬪，人之城守，人之出戰，而我以力勝之，則

傷吾民必甚矣。傷吾民甚，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。吾民之惡我甚，則

日不欲爲我鬪，人之民日欲與我鬪，吾民日不欲爲我鬪，是彊者之所

以反弱也。地來而民去，累多而功少，雖守者益，所以守者損，

累。益也。

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。○俞樾曰：上以字衍文。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。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

弱也。正相對。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，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。本多作懷交接。言懷其與己交

○鄭鑿行曰：接者。續也。懷交謂私相締交。接怨謂連緝怨。注非是。王念孫曰：諸侯莫不懷交接爲句。懷懷古字通。禮記祭義。諸侯不敢懷。史記樂書作懷。薛十四年左傳。王室之不壞。釋文壞本作懷。楊後說以壞

交接連讀。呬也。前說以懷交接連讀。失之。俞樾曰：楊注二說皆未安。王氏謂當從後說。非也。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。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。懷怨交接。猶云廣怨而友其人也。故不忘其敵。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

接字之下耳。先  
議案部就是也。伺疆大之閒，承疆大之敵，此疆大之殆時也。  
殆。危也。○虞文弱曰。元刻敵作弊。宋本敵。

下有也字。又有知疆大之敵五字。各  
本多同。係衍文。今從元刻去之。知疆大者，不務疆也。  
曰。疆大當爲疆道。疆道謂所以致遠之道。

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。凝其德也。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。則務疆而反弱。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。故  
曰知疆道者。不務疆也。下文云是知疆道者也。正與此句相應。又云是知疆道者也。是知王道者也。傳與此句相應。

此篇大旨。皆官王道而道疆道之不同。故此云云知疆道者。不務疆也。兩疆字亦上下相應。則疆下之字。作還不  
作大明矣。今本作疆大。大字蓋滂上文三疆大而誤。楊云知疆大之術者。不務以力勝也。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。慮

以王命全其力，凝其德，  
凝。計也。以。用也。其計盛常用王命。謂不敢擅性舉也。凝。定也。定。其德。謂不輕舉也。○王念孫曰。慮猶大底也。言知疆道者。不務以力勝。

人。大底以王命全其力。凝其德也。讓兵篇曰。誰侯慮敵之者則。反之者亡。（楊注以慮爲謀慮。亦非。）又曰。舉慮  
率用賢慶刑罰。執詐而已矣。（楊注以慮爲大凡。是。）漢書賈誼傳。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。師古曰。慮。大野也。

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  
天子之事。是其證矣。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，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。天下無

王霸主，則常勝矣，是知疆道者也。  
無王霸之主。則疆國。常勝。主或衍字。彼霸者不然，辟田

野，實倉廩，便備用，  
備用。足用也。左傳曰。無重器備。○王念孫曰。楊訓備用爲足用。便足用。之語。不詞。且與田野倉廩不對。余謂備用二字平列。借說文本作荷字。從

用從荷省。（荷音械。）淮南脩務篇注云。備箱用也。故或謂之器用。或謂之器備。便備用。猶言便器用耳。領備用三  
字。本篇凡三見。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。與功善完利對文者一。其見於儒效篇者。則與規矩準繩對文。見於宮國篇者

亦與田野倉廩對文。皆以二字平列。先議案王說足矣。荀者多言械用。罕言器用。便備用。猶言便械用耳。職兵篇  
云。輔用兵卒攻完便利者強。械用兵卒蹙格不便利者弱。械用便利。正與便備用同意。以下文辨功善。（功與攻同。）

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

苦與梧同。一尙完利。便

備用。五證之而義益明。

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

案。發聲。謹。嚴也。募。招也。謹募。猶重募也。選閱。揀擇也。材伎。武藝過人者。猶漢之材官也。

○魚樞曰。募乃募字之譌。毛詩猶嗇。舞則選兮。韓詩作舞則募兮。是募與選聲近義同。故此以連文。募選皆具也。

說文人部。僕。具也。食部。篋。具食也。選與篋並從與聲。篋與篋並從與聲。於義得通。閱亦具也。說文人門部。

閱。具數於門中也。小爾雅廣詁。閱。具也。是募選閱三字同義。古書往往有之。漢三十一年左傳。繕完葺繕。

葺。一義也。楚語。密聚積實。蓄聚積。一義也。唯其例也。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。實言之。止是具材伎之士耳。纂

煥爲纂。楊注曰。募。招也。非古義矣。管子心術篇。募

選者所以等事也。今本作作募選。悞與此同。說許管子。然後漸慶賞以先之。

漸。進也。晉進勉以慶賞

深染入也。楊注凡漸皆訓進。故多失之。

嚴刑罰以糾之。

○先謙案下文賞以刑罰對文。則此亦當作

存

亡繼絕，衛弱禁暴，而無兼井之心，則諸侯親之矣。

井讀爲併

道，以敬接諸侯，則諸侯說之矣。

說讀爲悅

之見，則諸侯疏矣。

見。賢備反。○謝本從盧校。疏下有之字。王念孫曰。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。下

文則諸侯離矣。離下無之字。是其證。宋本作諸侯疏之。涉上文諸侯視之。諸侯

說之而便。先謙案王說

是。今從元刻刪之字。

所以說之者，以友敵也，臣之見，則諸侯離矣。故明其

不井之行，信其友敵之道，

行。下孟反。信。謂使人不疑。

天下無王霸主，則常勝矣，是

無王者。則諸王常勝也。○王念孫曰。天下無王霸主。本作天下無王主。上文說王者之事云

知霸道者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此文統霸者之事云。天

下無王霸主。句則常勝矣。言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此文統霸者之事云。天

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天下無王霸主。則王者常勝也。

下無王主。(荀)則常勝矣。昔天下無王主。則常勝者常勝也。王主二字之關。不當更有無字。蓋添上文王

於五國，史記。齊湣王四十年。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。湣王出奔莒也。桓公劫於魯莊，公羊傳。柯之盟。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。

焉，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。不行其道。而以計慮為王。所以危亡也。彼王者不然，仁眇天下，義

眇天下，威眇天下，眇。盡也。盡天下皆懷其仁。感其義。畏其威也。○郝懿行曰。眇古眇字。古書皆以眇為眇。荀書亦然。注皆失之。周易眇萬物而為言。今亦改為眇矣。古無眇字。王念孫曰。諸書無訓眇為眇者。且正文但言眇天下。而注皆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。加數語以釋之。其失也甚矣。余謂眇者。高遠之稱。(漢書王褒傳。眇然絕俗離世。顏師古曰。眇然高遠之意。文選又賦。志眇眇而鷗懷。李善曰。眇眇。高遠貌。)言仁高天下。義高天下。威高天下耳。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。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。先繅案郝王二說並通。仁眇天下，故天下莫不親也

，義眇天下，故天下莫不貴也；威眇天下，故天下莫敢敵也；以不敵

之威，輔服人之道，其道可以服人。○先謙案服人之道。謂上文仁義。故不戰而勝，不攻而得，甲兵不

勞而天下服，是知王道者也。知此二具者，欲王而王，欲霸欲竊，欲

彊而彊矣。

王者之人，王者之佐。飾勸以禮義，

所飾飾及舉勸。必以禮義。○王念孫曰。飾讀為飾。(古字通用飾為飾。)言勸作必以禮義自飾也。楊分飾為二義。失之。

荀子彙解 卷五 王制篇

聽斷以類，所聽斷之事。皆得其善類。謂聽聲得中也。○先謙案類。法也。說見非十二子篇。明振毫末，振。舉也。言細微必見。舉措應變而

不窮，夫是之謂有原，是王者之人也。原。本也。知為政之本。

王者之制，說王者制度也。道不過三代，法不貳後王，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。過則久遠難信。法不貳後王。言以當世之王為法。不

離貳而遠取之。道過三代，謂之蕩法；貳後王，謂之不雅；並已解上。○先謙案見備數篇。衣服有制

，宮室有度，人徒有數，人徒。謂士卒胥徒也。喪祭械用，皆有等宜，械。器也。皆有等級。各當其宜也。○王念孫

曰。楊注失之注。宜該為儀。大雅文王篇。宜釐于殿。大學引此宜作儀。楚語。采服之儀。春官注引此儀作宜。儀與祭義相近。周官大司徒曰。以儀辨等。則於不越。典命曰。掌諸侯之五儀。諸臣之五等之位。大行人曰。以九儀辨諸侯之命。等諸臣之爵。皆是也。衣服有制。宮室有度。人徒有數。制度數典等儀。義亦相近。哀公篇曰。人有五儀有庸人。有士。有君子。有賢人。有大聖。謂人有此五等也。儀以儀為儀法。亦失之。聲則凡

非雅聲者，舉廢；舉。謂論綵禮儀之卒也。色則凡非舊文者，舉息；謂論綵禮儀之卒也。械用則凡非舊

器者，舉毀；舊謂三代故事。則法復故事。不必遠舉也。夫是之謂復古，是王者之制也。古。不必遠舉也。

王者之論，論謂論說實則也。虛困反。○先謙案楊說非。論亦舊讀為論。論者。等也。言為君者。能行此政。則法王者之等也。下文云此五等者。王制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。以王者之政為一等。與此可互證。故效篇人論。臣道篇人臣之論。王氏孟孫仲讀為倫。而於此失之。

無德不貴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貴，無罪不罰，

朝無幸位，民無幸生，

幸，隨律也。

尚賢使能，而等位不遺。

不遺，言各當其材。等位，等級之位也。

折

愿禁悍，而刑罰不過，

折，分異也。分其惡惡之民，使與凶悍者異也。悍，凶暴也。刑罰不過，但禁之而已，不刻深也。○王念孫曰：折惡二字，義不可通。當從韓詩外傳作

折暴。字之快也。折暴與禁悍對文。下文曰：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。富國篇曰：不足以禁暴悍，皆以暴悍對文。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。楊不得其解而為之調。又下文并急禁悍，防淫除邪，并急二字，語意不倫。當亦是折暴之

快。下文暴悍以變。姦邪不作。正承此文而言。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。楊云并急為折，急為為惡，亦失之。又曰折當為折，折之君制也。○呂刑，制以刑。墨子尚同篇，引作折則刑，論語顏淵篇，片言可以折獄者。鄭注魯讀折為制

○愚謂為儆，說文儆，音與惡同。勸也。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。作惡者，借字耳。余前說改惡為暴，未確。○韓詩外傳作折暴，暴是以意改。未可援以為據。下文之誅暴禁悍，富國篇之禁暴勝悍，文各不同。皆未可據彼以改此。

○又下文并急禁悍，防淫除邪，并亦當為折，急即惡之譌。前改急為暴，亦未確。○急與暴，形聲皆不相似。若本是暴字，無緣譌而為急。

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

，而取賞於朝也，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。夫是之謂定論，是王者

之論也。定論，不易之論。論，不易則人知沮勸也。

王者之等賦政事，財萬物，所以養萬民也。

等賦，賦稅有等。所以為等賦及政事。裁制萬物，皆為養人，非貪利也。財與錢同

○劉合洪曰：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。王念孫曰：之下當有法字。王者之法，乃總目下文之詞。下文是王者之法也。正與此句相應。上文王者之人，王者之制，王者之論，皆上下相應。此文脫法字，則上下不相應矣。等賦二字連讀。

○楊云賦稅有等，所以為等賦。富國篇云：等賦富庫者，貨之流也。○政讀為正，言等地賦，正民事，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。○財者，成也。既見非十二子篇。○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。政事財萬物為句。皆失之。

田野什

一，也。什稅一也。關市幾而不征，而不征稅也。禮記禮作讓。山林澤梁，以時禁發而不稅

幾，呵察也。但何察殺人。禮記禮作讓。禮記禮作讓。禮記禮作讓。石稻水為梁，所以取魚也。非時則禁。及時則發。禮記曰。緘禁魚。然後漁人入澤梁。草木零落，然後入山林也。

相地而衰政，相，視也。衰，差也。政，為之輕重。政或讀為征。衰初危反理。條理也。實，任上所實也。謂若百里賦納總，二百里納禮道之遠近而致貢，禮，分地里也。謂

通流財物，粟米無有滯留，賈以遠近分也。上有相地而衰政。衰與分義相近。楊說未確。歸讀為饋。移，轉也。言通商及轉輸相無化居

使相歸移也。四海之內若一家，不隱其能。謂竭其才力也。不疾苦其勞。謂奔走來王也。故近者

不隱其能，遠者不疾其勞，幽，深也。闇，隔也。言無有深隔之國。不為王者趨使。而安竭政教也。無幽閒隱僻之國，莫不

趨使而安樂之，先謙案富國篇。強暴之國莫不趨使。荀書多用趨使字。或疑使當為便。非。夫是之

謂人師，是王者之法也。師，長也。言為政如此。乃可以長久也。師者，亦使人法效之者也。

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，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。海謂茫澤絕遠之地。不必至海水也。走馬吠犬。今北地之犬犬也。

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，然

而中國得而財之。冀之北。上馬之所生。注。走馬下。當有脫文。先謙案謝本不獨行。今案當分段。注。地字各本脫。據宋台州本增。翻。大鳥羽。齒。象齒。革。犀兕之革。曾青。藥之精。可絳薑及化黃金者。出蜀山。越。丹干。丹砂也。曾一名丹干。干讀為干。胡且反。或曰丹。丹砂也。干當為干。

而中國得而財之。

●尙書禹貢。雍州球琳琅玕。孔云。石而似玉者。爾雅亦云。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。皆出西方。此云南方者。蓋南方亦有也。○王念孫曰。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。未知是否。後說以干爲琅玕。非也。琅玕不得但謂之玕。正論篇云。加之以丹玕。重之以管青。犀象以爲樹。琅玕龍茲。雖觀以爲寶。丹玕卽丹干也。既言丹玕。又言琅玕。則丹干之干。非琅玕明矣。

### 中國得而衣食之。

紫。紫貝也。棘未詳。字亦無解字。當爲蛙。郭璞江賦曰。石蛙應節而揚。注云。定小異。附石生。大者如手。明耀五色。肉亦含珠。古以鮫貝爲寶。故曰衣食之。蛙居蛙反。○盧文弨曰。注。蛙元刻作蝟同。今從宋本。王引之曰。下文云。中國得而衣食之。則紫結爲可衣之物。魚鱉爲可食之物。較然甚明。紫與莖通。管子輕重丁篇。昔萊人善塗。練莖之於萊。純鑽。編履之於萊。亦純鑽也。其周中十全。是東海有紫之證。紫當爲給。右傍谷字。與去相似。一給之濁給。猶却之濁卻也。說見榮尊篇。葛精曰給。蠶曰給。周禮葛覃傳。禹貢。青州厥貢縞繡。海物惟錯。有繡則右給矣。管子輕重丁篇。東方之商。帶山負海。流蠶之萌也。治葛。繡而爲食。言以爲給繡也。是東海有給之證。紫與給皆可以爲衣。故曰中國得而衣之。楊注大誤。西海則有

### 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，然而

皮革文旄焉，然而中國得而用之。  
●今之屬也。旄。旄牛尾。文旄。謂染之爲文旄也。故

澤人足乎木，山人足乎魚，農夫不斲削，不陶冶，而足械用，工賈不

耕田而足菽粟，故虎豹爲猛矣。然君子剝而用之，故天之所覆，地之

所載，莫不盡其美，致其用，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，下以養百姓，而

安樂之，節謂車服。 器謂衣食。夫是之謂大神。  
能變通裁制萬物。故曰大神也。○郝懿行曰。釋詁。神者。治也。然則大神謂大治。猶釋運云大富也。楊注以變通裁



制萬物為首。亦即大治之意。

詩曰：「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，彼作矣，文王康之，」此之

謂也。詩周頌天作之篇。荒。大也。康。安也。言天作此高山，使與雲雨。大王自幽遐居，則能豫火之。彼大王作此都，文王又能安之也。

以類行雜，得其統類。則不忠於雜也。以一行萬，行於一人，則萬人可治也。皆謂得其樞要也。始則終，終則始，若環

之無端也，舍是而天下以衰矣。始謂類與一也。終謂難與萬也。言以此道為治。終始不窮無休。則天下得其次序。合此則亂也。衰。初危反。○玉孟孫曰

終。終則始。義亦同也。始非謂類與一。終亦非謂難與萬。始則天地者，生之始也；禮義者，治

之始也；君子者，禮義之始也；始猶本也。言禮義本於君子也。為之貫之，積重之，致好

之者，君子之始也。言禮義身君子為本。君子以習學為本。貫。習也。積重之。謂學使委積重多也。致。極也。好之。言不愆也。○王引之曰。君子之始也。之始二字。蓋滯上三之始而

衍。此言禮義為治之始。而為之貫之。積重之。致好之者。則君子也。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。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。禮義無統。仍是此意。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。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。楊云君子以積學為本。則所見本已衍

此二字。故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，君子者，天地之參也，萬物之摠

也，民之父母也。參謂與之相參。共成化育也。摠。領也。○虞文相曰。俗本又有要也二字。宋本元刻皆無。無君子則天地不理，禮

義無統，上無君師，下無父子，夫是之謂至亂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，